

鋤奸女烈士鄭蘋如

董符離

混血嬌娃人人垂涎

在八年抗日的聖戰中，我國軍民同胞可歌可泣的愛國事蹟，真是書不勝書；於卷帙浩繁之紀錄中，遺漏掉的烈士義行，當亦不在少數。鄭蘋如的鋤奸行動，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。

丁默邨於上海淪陷後，便背叛了國家民族與愛國團體組織（丁默邨是中統駐滬之高級人員），向日寇投靠過去。在極司非爾路七十六號，成立了一個專替日寇濫捕我方地下工作同志的機關，下設四個行動大隊；李士羣、吳四寶和丁默邨都是該組織的首惡分子，在他們當勢的那數年裡，真不知到底殘害了多少自己同胞？丁默邨、李士羣、吳四寶三人之罪孽何止有餘辜！

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底，汪偽羣醜沐猴而冠不久，丁默邨又與周佛海互為勾結，當了汪偽政府的社會部長，替周佛海作特務部門的頭頭，醜態益形畢露，簡直已到了喪心病狂，肆無忌憚橫施暴力的地步，七十六號已變成了連神鬼都怕的人間地獄。

丁默邨本人是患有肺病三期的癆病鬼，更是

一個色中餓鬼，凡被他看上眼的女人，就會使盡一切卑劣手段，非要設法弄到手不可。所以和汪偽那批無恥之徒，都屬一丘之貉，終日恣意放蕩於聲色之中。

當時中統局派在上海的負責人，已由陳寶驊接手，正積極着手發展工作；而且軍統局方面也開始實施一連串的鋤奸制裁行動。不論中統或軍統，雙方都把丁默邨列為主要的制裁目標，欲藉此給羣奸一次最嚴厲的警告。不料丁默邨本人極為陰險狡猾，他不但行止詭秘，甚至座車、車牌也是一日數易，加以平常根本很少外出，故我方工作同志很難掌握到他的確實行蹤，一直逮不到下手機會。

一次偶然的場合下，丁默邨遇見了鄭蘋如小姐，頓時驚為天人，亟欲染指，於是多方設法希望能夠認識鄭蘋如。

鄭家住在法租界的萬宜坊，鄭蘋如的父親鄭鉞，曾當過江蘇高分院的檢察官，母親是日本人。她本身具備了混血兒的優點，人不但長得漂亮，而且活潑聰明，再加上讀的是法國學校，思想新潮不說，衣着又非常時髦，言行舉止又落落大

方，不知引起多少纨绔子弟的遐想。

其實鄭蘋如已經有了要好的男友，他就是陳寶驊。因為陳的家世亦顯，本人除了長得帥氣十足外，舉手投足處處又極灑脫飄逸；故而兩人之間的感情，已昇華到互許終身的程度，根本沒有容納第三者的餘隙。

以丁默邨臉無四兩肉，兩頰白中泛青，終年一付墨鏡，一開口就露出森森白牙，活像一頭擇人而噬的豺狼。別說鄭蘋如，就連一般異性見到他這付德性，也要退避三舍之不迭。

男友慫恿接近偽官

偏偏陳寶驊一再鼓勵鄭蘋如去和丁默邨接近，使得鄭蘋如大為不滿，好幾次幾乎鬧到破裂邊緣。終於兩人在一次懇談中，陳寶驊表明了他的真實身份，並且希望鄭蘋如小姐親身參加抗日情報工作，共同設計恰當時機來制裁像丁默邨這種叛國害民的敗類！也為自己盡一分維護國家民族尊嚴的責任。鄭蘋如一諾無辭，隨即進行如何跟丁默邨接近，甚至以色去換取信任，這對一位純潔少女而言，任何大的犧牲也是難以與此比擬的。

時序由秋入冬，經過一段期間的親蜜往來，丁默邨似乎已被鄭蘋如的美色迷惑住了，甚至有時在行動上也大都由鄭蘋如作主，要東往東，要西往西。

至此，陳寶驊便積極佈署制敵行動的計劃，結果採納了鄭蘋如的提議：用鄭蘋如向丁默邨表示須添一件毛皮大衣，事先也不提及在何處選購，以免引起丁默邨的疑心及戒心。實際已決定屆時引誘丁默邨到靜安寺路、同孚路口的「西伯利亞皮貨公司」；不但如此，車子的方向應該由西往東駛達，「西伯利亞皮貨公司」店面坐南朝北，如果汽車靠左行駛的話，就只能停在對街，車上的人必須穿過馬路步行一小段距離，如此才有充裕準確的下手機會。假若是四人小組執行任務，兩人盯住丁默邨座車，兩人分守在店門口，任丁默邨有通天的本領，插翅也難逃此劫。

計劃雖已擬定，但中統僅是負責蒐集情報資料的作業單位，根本缺乏行動上的實際能力；如果商之軍統借助對方一臂之力，豈不拆了中統連清理自己門戶都力有未逮的面子？經過多日籌思，始決定由與恆社有關係的專員周啓範，設法從恆社找兩個忠貞弟子來幫忙，槍枝歸陳寶驊去借，並安全運到指定地點，以免誤事。按：當時之英法兩租界，對人身搜查極嚴，如不妥善安排，攜帶武器很難順利通過。最後想到一個法子，由一位女同志扮成少婦，借用一個乖巧的襁褓嬰兒，把裏嬰兒的「蠟燭包」略為放鬆一些，四把手槍藏在裡面，只要嬰兒不哭鬧，應該萬無一失，因為搜查人員從來不檢查「蠟燭包」的。

陰錯陽差行刺未成

根據鄭蘋如的通知，當天下午二時左右，丁默邨將要赴友人飯局後，順便帶她逛皮貨店，時機非常緊迫。陳寶驊緊急通知有關人員準備，於下午二時一定要到達預定集合地點，照原定計劃實施。唯一要注意的，就是鄭蘋如穿着一件紫紅色披風，狙殺目標時千萬不要誤傷了自己人。

由於那位女同志臨時外出有事，就攔了一個多小時，等到兩組人員拿了槍枝抵達現場，比預計的時間遲了約十分鐘，丁默邨與鄭蘋如已進到「西伯利亞皮貨公司」去挑選皮大衣了。

臨時不得不改變執行方式，四人一邊兩個分別在店門外守候，伺機再作打算。大約又過了幾分鐘，仍然不見有人出來，其中一個恆社弟子忍耐不住，便由東往西從玻璃窗向內偽裝瀏覽查看，因玻璃反光看不清楚，又從西往東再看一遍。這一看，引起了在暗處的丁默邨的警覺，立即掏出兩百元美金，向櫃檯一丟，也不向鄭蘋如打一聲招呼，轉身急速衝出大門，快步跑進裝有防彈玻璃的座車，疾駛而去；等到守候的人員反應過來時，雖然緊跟著朝車子連連射擊，可惜已晚了一步，竟讓此獠逃過此劫。實在讓鄭蘋如心有未甘！

自投陷阱從容就義

過了兩天，鄭蘋如主動打電話給丁默邨，表示對他的安危非常關心；而丁默邨早已成竹在胸，故意用花言巧語穩住鄭蘋如，並約她到常去的

西餐廳見面，一同慶祝這次大難不死的福氣，又一再表示經過此番考驗之後，兩人便可常相廝守了。

畢竟鄭蘋如太嫩，以為丁默邨不會疑心到自已頭上，同時也想再製造一次下手機會，因而沒有與陳寶驊聯絡一下，就貿然隻身前往赴約。待和丁默邨吃過飯後，未能即時分手，又任由丁默邨將她載往七十六號順便看看公事。所以車子一進了七十六號大門，丁默邨藉口先去辦公室看一下，再送她回去，隨即不見蹤影。鄭蘋如却被兩個大漢帶到一間空屋之內，此刻鄭蘋如始悟及大事不妙，但是已經晚了。

鄭蘋如主動招了，但一口咬定是她一人幹的，槍手都是臨時僱來，事畢各自散去，絕無他人同夥。本來丁默邨還不想處死鄭蘋如，那知一連又出了幾件鋤奸案，包括「上海市長」傅筱庵被亂刀砍死在自己床上，甚至是何方人員幹的，都摸不清眉目。再加上一向嫉妬心最強的周佛海的老婆楊淑慧見不得別人比她美，從旁一再施加壓力，丁默邨終於下了執刑命令。

一個晴朗的上午，鄭蘋如由執刑人員用車載到荒涼的刑場。下車後，鄭蘋如的態度非常鎮靜，一直走到曠場站定，仰首上望，但見藍天晴空萬里，陽光普照大地。她帶有不解的口吻自語：「這樣好的天氣，這樣寧靜的地方，青天白日，紅顏丹心，就這樣悄無聲息的走了嗎？叛逆未諗，我能甘心嗎？」接着她轉過身向執行人員含笑點首，表示一切準備好了，然後再轉過身去，昂然挺立，從容就義！